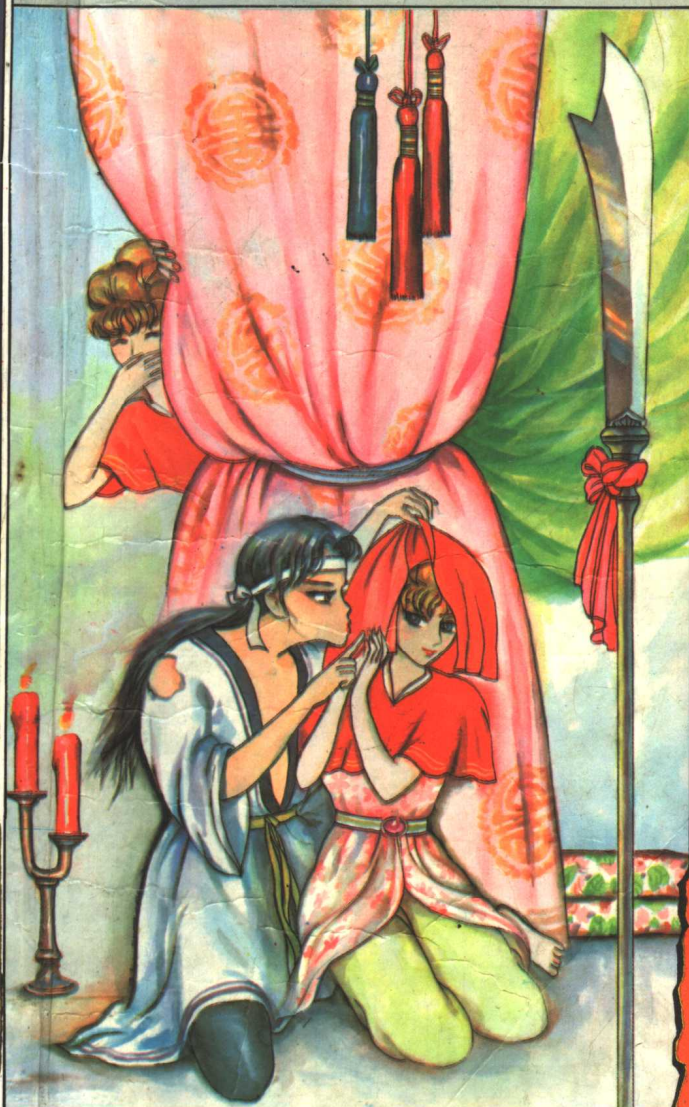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凉谐趣武侠系列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惊神关小刀



〔台湾〕李凉

下

惊神关小刀

下

李凉谐趣系列① / 延边人民出版社

启 事

本社以重金洽购李凉武侠著作版权 30 部,已在上级主管部门登记注册,同时获得著作权、署名权等相关授权,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视为侵权:

- 一、公然出版李凉著作;
- 二、盗印我社正在出版的李凉著作;
- 三、出版黑书;
- 四、剽窃、肢节(剥皮)李凉的著作;
- 五、假冒署名,侵犯署名权。

为维护《李凉谐趣系列》正常出版发行及我社其他武侠书权益,我社已聘请公安、法律(律师)等专家及盗版举报人(各大城市)成立版权保护小组。凡有以上侵权行为之一者我社必提出诉讼,严惩不贷。如有读者发现上述情况亦欢迎举报,均有奖励,如能在印刷制作中举报则有大奖。(举报电话:0433——2523274 赵东寅)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一九九六年六月

第二十一章 练邪功老妖转性

对于小刀种种反应，安盈盈总是含笑于心，自从上次受伤，小刀并不嫌弃，她整颗心交给他，只可惜年龄相差太大，她知道不会有结果，尽可能维持现状吧！否则越陷越深，对双方都不好。

潜行中，五人已躲入安盈盈前任丈夫住处，此亦是小刀租屋之地，方进门，竟然有了回家感觉。然而这感觉甚快被任务心给取代。

五人进入大厅，立即开始讨论对策，既知外头戒备颇严，看来只有等晚上再动手了。

安盈盈说道：“夫人的玉佩放在揽月楼，那是在东后院，咱从东后门进入较快吧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炸了那条秘道实在可惜，否则一通即达……”

七绝剑手之一叫江平者说道：“或许可开挖，师爷不是已挖出圆洞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那是往上挖，可惜秘道尽头及中间全垮了，挖它根本太慢，想点别的法子。”

叫石军的七绝剑手道：“或许可换成师爷手下混进去。”

关小刀眼睛一亮：“这倒是好方法，咱五个人正好一班，只是，衣服何处取？”

石军道：“侍卫队亦非只住在师爷府，只要四处转转，自能找

着。”

关小刀颌首：“那就转吧！”

于是除了安盈盈留在家中之外，小刀和七绝剑手三人随又找着机会，潜向街巷，果然发现侍卫队人员亦有租屋现象，立即潜入窃取衣衫，一连潜了三家，已取得足够衣衫，遂返回，五人随即换上灰衣带黄边的侍卫装，除了安盈盈稍觉过大之外，一切还算合身。

数人相视解嘲一番之后，已静默等待。

是夜二更，五人立即往神宫东侧门潜去。

及至东侧门，虽有守卫，却是散兵两个，见及五人同行，还以为查哨者，登时惊慌立正站妥，倒惹得五人暗笑于心。

关小刀故意问道：“有无状况？你们挺认真，守得很好。”

守卫连连承笑：“没状况，一切无异。”

小刀眼睛一瞄侧门，两人立即开启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小刀再次道声“很好”，淡淡笑声中大概表现出将来有赏之意，守卫又自拱手，陪笑不断，方始把人送去。

待大门关闭后，五人暗自窃笑，原来神剑宫看来是守而未严，师爷虽下令，但侍卫队一向懒散惯了，若非真是亲信，谁又会尽心尽力？

发觉此点，五人更大步行去，或有另外队伍擦肩而过，只点个头打招呼，谁也不想理谁，如此守备，堪成一绝。

有人更发牢骚说道：“都已是空城，还守什么？”可听出一干守卫之心声。

五人心头笃定不少，待行过三哨守卫之后，揽月楼已在望，红瓦白墙依旧，只是人去楼空，显得几许沧凉。

此处并未派出守卫，只是仍有灯光，倒让五人感到疑惑，于是小心翼翼潜往里头，偶而传来女人声音，安盈盈已自嘘气：“是

丫环，她们可能在等夫人回来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猝见一道青光从楼梯暗处射来，七绝剑手轻喝，挑剑封去，锵然一响，剑光立即错开，安盈盈本叫不好，忽见那人，惊喜道：“是你？凌东鱼，住手，我是安盈盈啊！”

凌东鱼原是夫人贴身护卫，虽然夫人一去不返，他仍忠心耿耿守在此，且不让侍卫队入侵一步，或许师爷仍因迷恋夫人而未侵犯此楼，她方始无事至今。

忽闻声音，凌东鱼怔愕：“你们是……”

关小刀自也认得他，踏前一步说道：“我是关小刀，她是安盈盈，夫人派我们来取东西。”

安盈盈把罩脸黑巾拿掉，虽仍带伤，凌东鱼仍认出，惊喜道：“果真是你们，夫人可好？”

安盈盈道：“她很好，待会儿一起走，时间不多，我得取一样东西，丫环可在凌波居？”

凌东鱼道：“她们在莲香阁，不会惊动她们。”

安盈盈颌首：“我这就去取。”说完，径自登楼而去。

凌东鱼则收剑，礼貌肃客：“坐吧！”

关小刀想坐，随又笑道：“算了，我们是偷溜进来，还是别坐的好，司徒昆仑呢？上次一战结果如何？”

凌东鱼道：“他和公孙白冰足足斗了一天，结果公孙白冰半招之差落败，师爷也累倒，没杀他，公孙白冰才能离开神剑门，是他手下四大护法把他架走的，两人同是不服，相约下次再战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可惜没宰掉任何一人……公孙白冰可中毒？”

凌东鱼摇头：“不清楚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是了，中阴阳之毒，根本不可能立刻发现。”

若以常理，跟师爷打斗，该被下毒，但公孙白冰亦有刀枪不入之能，能否拒毒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凌东鱼道：“师爷败走公孙白冰后，突然发现你们不见了，大为光火，誓必杀你，随后发出金令，要抓你们回来，他倒是发现你们出现过三泉镇，是往北走，不过到现在仍无眉目，没想到你们倒自动回来了。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风水轮流转嘛，他对你们如何？”

凌东鱼道：“可能还没想到要整我们吧，最近他一直未再露面，似在养伤。”

关小刀目光一亮：“他受伤了？”

凌东鱼道：“至少曾脱力过。”

关小刀则邪邪笑起：“他是否变得不男不女？”

凌东鱼道：“我没看过，不过侍卫倒是有不少人谈论此事，师爷当真会变成女的？”

关小刀讪笑道：“大概吧，他在哪？我很想念他。”

凌东鱼道：“一直守在秘牢。”

“秘牢？”关小刀一愣：“他怎会？”

凌东鱼道：“如若练功，秘牢正是最佳地点。”

关小刀颌首：“这倒是了，我还以为他一直念念不忘呢！”

说话间，只闻楼梯传来声响，安盈盈已自欣喜奔回，手抓一块玉佩，欣笑道：“玉佩在此，可退了。”

众人目光瞧去，关小刀特地接过头鉴定一番，始点头：“是真品。”

交还安盈盈，道：“你先把玉佩送回去，我去办点事。”

安盈盈一愣：“你娘不是特别交代只准办玉佩之事吗？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只是偷偷望一眼司徒昆伦是否真的变成女的，如此而已，只偷望一眼，根本不必现身，不碍事吧！”

安盈盈瞧他如此来劲，无奈一笑：“看一眼倒也罢了，别被他

迷去才好。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不会，一定不会，你们到外头等，我马上回去。”

安盈盈道：“事情轻重，只有你定夺了，我们是拦不了你。”

瞧及关小刀老是笑出暧昧脸容，她无可奈何，转向凌东鱼：“一起走吧！”

凌东鱼摇头：“夫人既然安全，我便守在此，免得她回来，一切混乱，何况我若突然失踪，司徒昆仑未免起疑，说不定会大肆报复。”

安盈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随你了，就此告退。”

她和三剑手拱手拜礼，准备潜退，复又回望小刀一眼，总是叮咛他小心为是，关小刀大打包票，安盈盈始和三剑手潜走。关小刀落个轻松，自动告别凌东鱼，倒是大胆天生，一路直取秘牢方向。

转过武天坪这昔日战区，已见及偌大且以石块堆高的练武坪，此时已被打得七零八落，直若沙石堆，其中散置不少断刃残棍，甚且见血痕，可见当时战况之凶猛。

凭吊中，轻轻一叹，遂又潜往秘牢，及至近处，忽见十名守卫密不透风守着出入口，瞧他们两眼炯炯有神，可非一般守卫，关小刀已不敢靠近。

他想守卫既然如此慎重，司徒老贼该在里头，只是该如何方能一睹其庐山真面目？

想来想去，只有引虎出山一招吧！

于是他又退至附近厢房，但觉四处无人，突地猛踹大门，喝着：“不好啦！公孙白冰又来了！”

此声一喝，简直风云变色，四处猛传来兵刃落地声——大概全在偷懒打盹，一时被吓醒所致，忽又喝来：“人在哪？”

“在西厢院!”

霎时脚步疾奔,甚且绘影绘形喝着:“公孙白冰在哪里!”一群人装模作样东追西赶,倒把神剑宫城哄得热闹滚滚。

关小刀则躲回秘牢附近,安安稳稳窥探一切:

喧闹声果然传至这头,十名守卫已紧张兮兮抽出长剑,四面警戒。

秘牢里头突地传出冷沉声:“发生何事?”

守卫回答:“有人喊公孙白冰又来了。”

“公孙白冰?他敢!”

话方说完,猝见秘门一开,一道橙黄快影闪出,果然是司徒昆仑。然而关小刀乍见他,不免失望。

司徒昆仑根本仍是灰发灰眉,甚至连胡子都长了出来,哪曾是脱胎换骨模样?充其量,也只不过是声音较尖锐罢了。

关小刀甚是不信,可是再怎么瞧都瞧不出明堂,实是失望透顶。

司徒昆仑狂笑一声,人影一闪,上了屋顶,再一闪身,直没杂声处。

关小刀却愣在那里百思不解,司徒昆仑明明已灰发脱尽,胡子掉光,怎会突然又长出来?那头发是怎么长的?相隔不到十天,就已满头灰发!

他不信,直觉是司徒昆仑为了掩饰突如其来变化,弄了顶假发假胡子,否则天底下岂有长得如此快速的毛发?

想通此点,兴趣不由又来,心头更形谑喜,忖道:“他既然想装饰,自必对自己变化感到恐慌,那他该真的变成女人了。”

他想,长相变化虽妙,若再长出胸脯,那岂非更妙?于是又满怀希望待在原地,准备再探究竟。

四处喧闹之声不断传来,然而司徒昆仑喝声更炽,他老叫着

“人在哪?”，“公孙白冰有种出来!”，“谁说公孙白冰潜来?”喝声中，根本无人回答。

在师爷亲自出马之下，守卫如见煞星似地，见人立即噤声，不敢答话，不敢喝喊，未久，神剑宫复又恢复沉静，只有师爷不断喝叫：“人在哪？根本没人对不对？根本是你们看走眼，可恶、笨蛋！”

猛地一掌击毙两个倒楣鬼，吓得其他人面色铁青，师爷复喝：“散去，再乱喊，要你们狗命！”

守卫纷纷躲命去了，师爷为之得意狂笑：“你敢再来，我要你好看！”

狂笑越来越近，天马行空一掠，复又落于秘室前头，他冷目四下搜寻，似想发现什么，关小刀立即掩身，以免被发觉。

师爷冷目扫后，邪邪一笑，道：“认真守着，不准鬼叫！”

说完径入秘牢，铁门一带，背影顿失。

关小刀二次瞧及，仍是同样面目，不禁失望，眼看司徒昆仑已躲回秘室中，想引他出来恐怕没那么容易，难道此行就此无功而返？

他想再喊叫，可是那群被吓坏的守卫会眼着起哄吗？答案几乎是不可能，看来这一趟得不到什么收获了，且等下次再说吧！

正待要抽身离去，忽闻北边传来叫声：“有刺客，失火了！”

关小刀一愣，莫非另有人马入侵，尚未想及，失火之声更形急切。

北方果然蹿起火苗，不算大，却甚是显眼，守卫霎时骚动，不敢喊刺客，若让刺客跑了，什么证据都没有，可能会遭罚，但火势已起，证据确凿，他们终于放声喊来，至于该不该救火，且看看反应再说。

关小刀心念一闪，司徒昆仑可能二度出关，于是复往秘牢瞧

去，果然铁门再次开启，司徒昆仑哇哇大叫，凌空一掠，直射屋顶，嗔骂着何人如此大胆，追向燃火处。

那头霎时乱成一团，救火者，搬东西者，提水者混杂不堪，叫声更是急切。

关小刀心想待在这里根本瞧不出司徒昆仑庐山真面目，倒不如潜去那头看看，说不定老妖人因救火而烧掉假发，抑或用力过猛，胡子掉了，自能现形，若真的再看不到什么，只好找机会开溜便是。

想定之后，他始潜身复往北区摸去，转了两处厢房，几处庭院，已抵一处回廊，斜角望去，已见那似乎是厨房后边之柴房着了火，大堆人正在抢救。

他颇失望：“是柴房着火？”

总觉得烧得不过瘾，但想及此乃神剑门，未来仍是门主住处，不禁换来庆幸，但觉矮处瞧之不够，遂潜掠屋顶，藏于檐角处，如此一来，果然瞧个全貌。

正瞧几眼，突又觉得不安感觉上身，猛一回头，竟然见着十丈开外那最想见又最不愿见着的灰发老头司徒昆仑，吓得他唉呀叫糟，猛地冲往地面，想逃之夭夭。

司徒昆仑哈哈怪笑：“来了还想走吗？”

身形如电，猛切下来，刹然欲逮小刀后衣领。

关小刀直叫苦，猛地冲窗破穿里头，司徒昆仑如影随行穿追进去。

关小刀喝着：“看炸！”抓来里头毛笔当雷管轰来，司徒昆仑惊喝，倒射出窗，身上却被墨汁甩黑，气得他哇哇大叫，再射进去。

关小刀则已破窗而出，没命飞纵百丈屋顶，岂知司徒昆仑武功太高，方自追去，但一转折，照样掠追过来。

眼看猎物已近，司徒昆仑哈哈再笑：“你逃不了，既然来了，咱好好谈！”

关小刀岂肯认输，猛又拖展千斤坠，破瓦撞入厢房，想如法炮制，得以闪逃。

方自落地，但见左右皆窗，猛发掌打向左窗，身形则从右窗撞去，岂知铛地闷响，他唉呀一声滚跌地面，抱着脑袋叫疼。

后头却传来司徒昆仑讪笑声：“你逃不了，这房门全是铁铸的！”

“铁铸的？”

关小刀猛地往门框敲去，卡卡硬响，不是铁条是什么？复往左窗望去，窗纸已破，框条仍在，他苦笑不已：“这是什么房间？怎会是铁铸的？”

司徒昆仑慢慢飘身落下，笑道：“这是禁闭房，随时用来关顽劣门徒用的，你撞得好……”

“准”字尚未说出，关小刀猝又发难，碎瓦片猛往他眼睑打去，喝着：“我不信撞不开！”猛又往铁窗撞去。

司徒昆仑本可一掌打掉瓦片，但闻对方欲撞门，乐得哈哈谑笑，故意退闪远处，想看好戏，关小刀果然撞向铁门，然却以肩侧斜撞较高处，趁着反弹力道，猛又破瓦而出，并喝着“老乌龟你上当了！”

顾不得头疼，猛往火堆掠去，心想混入人群中，或能甩脱这老狐狸。

司徒昆仑被耍，气得哇哇大叫，恼羞成怒喝道：“饶你自由，你倒耍起小流氓！”

气极一吼，人若冲天炮，轰破泰半屋顶，忽见小刀人影，竟如电闪，一闪连闪再闪，似若吸铁，猛吸向关小刀背面，伸手一探，硬是抓住对方衣领。

关小刀唉呀惊叫，赶忙脱衣再逃，司徒昆仑运劲一抖，衣衫猎猎作响，撕化成一条长带，猛卷小刀腰际，再一抖抽，如鞭似地把小刀给卷了回来。

关小刀闷疼苦叫要糟，想运劲破去长带，却抵不住对方罡劲，始终破之不去，硬被卷到老妖怪面前，他猛装笑脸：“师爷好功夫，实是天下无敌，小的甘拜下风。”

司徒昆仑闻言，立即哈哈大笑：“亏你还记得我是谁！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当然记得，属下早就以你为偶像，怎会忘记。”

“既然以我为偶像，怎还想逃？”

司徒昆仑讪笑斥道：“要不是我设计放把火，可又被你溜了。”

关小刀一愣：“那火是你放的？”

司徒昆仑哈哈再笑：“不然，你以为天下人都是傻子？”

关小刀不禁苦笑，这斤斗实是栽得不轻：“你又怎知我来了？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公孙白冰已被我整得脱力不堪，哪还可能前来，你的喊叫，分明有诈，而且我一听声音，就怀疑是你，果然没错。”

想及得意处，复又哈哈狂笑起来。

关小刀栽得莫名其妙，只能苦笑于心，照此看来，司徒昆仑并未动杀机，他得好好找寻机会脱逃便是。

为了逢迎，只有巴结直笑：“我猜的没错，师爷智慧是经得起考验的，方才正是小的设计测验师爷智慧的花招。”

司徒昆仑皱眉：“我的智慧还要你的测验？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当然，我是天才，师爷是大天才，属下甚满意。”

“少给我汕嘴滑舌！”

司徒昆仑冷斥：“留你不死，是要从你口中逼出胡三江下落，你以为你多幸运。”

关小刀一愣，原来性命仍在危急之中，赶忙解释道：“三爷也走了？我怎会不知！”

司徒昆仑讪笑：“少给我装迷糊，明明是你把人救走，还敢说出这种话？”

关小刀急道：“师爷误会了，当时我已受重伤，只想找地方静养，好不容易养得差不多，立即回来报到，岂知却被您误会……”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这番话，去向三岁小孩说去，走！”

拖着小刀，大摇大摆而去。

关小刀双手被缠，只能动脚行步，边行边急叫：“师爷要带属下去哪？”

“严刑拷打！”

“千万不要，师爷误会了。”

“那也得打过再说！”

“那就来不及了！”

关小刀一时心急，急道：“好好好，我什么都说，您快放我。”

“先还你铐我的债吧！”

拖人已太慢，司徒昆仑突然抄起关小刀，直掠屋顶，复见广场处，他未落地，凌空拔掠即纵，三数百丈，竟然一气呵成，功力之强，可想而知。

数纵下来，地牢已近，司徒昆仑喝着守卫看好四周，已带人掠入秘牢，径自走往那铁墙铁铐区，当时虽被司徒昆仑扯断三个，却仍六七副等着扣人。

关小刀忽见铁铐，苦笑不已，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打造的东西会用来铐自己？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

司徒昆仑一把扯断布条，推他往铁铐位置，边把铁铐扣得叭

叭响，边谑笑说道：“滋味如何？当时你打造它可想到留来自己用？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是想到这样倒是闭关的好方式。”

司徒昆仑讪笑道：“足够让你闭一辈子，还不快说，胡三江他们逃到哪里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早就要说啦，他们已经北上出了紫荆关，大概躲入大漠去啦！”

“鬼扯什么！”

司徒昆仑斥道：“你是不是随便说说？”

“我说的句句实话！”

“不信！”

司徒昆仑突然伸手戳向小刀胸口，疼得他冷汗直冒，尖声大叫：“明明就是，我说真话你不听，难道要我说假话吗？快住手，疼啊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何又回来？”

“我还想活啊！”

关小刀急道：“我是回来要解药，你说要给的。”

“这倒是了，难道他们不怕死？”

“他们不信毒药厉害，大约等发作就会回来了。”

“到那时恐怕来不及！”

“我也说过，可是他们不听，我也没办法。”

“我看是你自告奋勇，想偷得解药，再分给他们吧！”

“那也得偷到手再说！”

“嘿嘿，想偷我解药，谈何容易。”

“快放手，疼啊！”

司徒昆仑这才松手，冷笑道：“知道疼，下次还敢耍花招，我剥你皮。”

关小刀直叫不敢啦，暗暗嘘气，老狐狸似乎信了几分，暗呼好险。

司徒昆仑瞧着他，邪邪一笑，道：“好好的人不当，偏偏要跟我作对，实在不长眼睛，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可愿意跟我？”

说话间已稍露媚态。

关小刀暗叫恶心，他只能点头说道：“当然愿意，您的返老还童、刀枪不入神功，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武功，小的还期盼你教呢！”

司徒昆仑满意一笑：“只要你听话，一定教！”

伸手勾向小刀下巴，笑的更媚。

关小刀复叫恶心恶心，急惊说道：“唉呀，师爷武功失效了？怎会长出白发还有胡子？”

司徒昆仑一愣，随又得意媚笑起来：“你喜欢我这样子还是比较年轻模样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废知，每个人都喜欢年轻，谁要老头子？可惜你变老了。”

司徒昆仑邪邪笑起：“我哪变老，这些全是假的，你想看我庐山真面目？”

关小刀稍愣，他当然想看，可是若对方真的变成女人之身，反过来非礼自己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心绪浮乱中，还是说声：“想看。”

司徒昆仑似得到鼓励，当下软声一笑：“其实我也意外，自己会变得如此年轻，你看了之后，千万要保密，否则我会杀你灭口。”

关小刀一脸正义，说道：“属下必守口如瓶。”

“这才够意思！”

司徒昆仑终于轻轻把假胡子给撕下，露出一张嫩白脸容，如若涂上口红，倒是半老徐娘，风韵犹存。

他复又把假发卸下，长出三寸黑发已被压平，像黑草皮往后铺去，如此一来，他整个人有若长了短发，且故意卖弄风骚的半老尼姑。

关小刀瞧得哇然惊叫，不是惊诧他变年轻多少，而是他那脸容、举止，几乎已近娘娘腔，和方才冷目大喝判若两人。

他终于相信阴阳魔功的确有颠倒阴阳之能，竟然把一个糟老头变成如此妖娆媚态的阴阳人，实是叫人拍案叫绝。

司徒昆仑不再装出低沉声音，恢复较偏女人腔调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知为何会有此转变，也许是返老还童的必然现象，以前一直羡慕美女，没想到自己也开始美了，奇怪吧？心想事成，连我都讶异！”

关小刀哭笑不得，眼前这人除了风骚作态之外，若说美，恐怕天下已无丑女了，然而他又想，阴阳邪功是否会越练越美？答案倒是未知可否。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其实偶而当当女人也无啥关系，能施胭脂抹白粉，一乐也，只是一般人恐怕不能接受罢了。还好，这是过渡期，只要时间一过，自然会再恢复过来，我倒乐得暂时当女人，挺过瘾呢！”

关小刀暗自斥笑，要是永远变不回来，岂非一辈子要穿裙子肚兜？

司徒昆仑突然逼近关小刀，媚邪笑起：“你是我看过最精明，资质好，人又长得俊俏的男人，想不想跟我一样？如果你变成女人，一定美绝天下，想来直叫人怦然心动呢！”

关小刀但觉他靠近，身上传来一股狐骚复加脂粉混合之酸味，让人闻之欲呕，赶忙说道：“属下想学，但也得你教才行啊！”